



驾游美洲(3)

■ 金锦潘

## 芦苇湖畔邂逅天鹅无数

从维多利亚1号公路零公里开始,到落基山脉中的卡城—卡尔加里(这个名字在印第安语中据说是清澈流动的水),不过一千公里,我的美洲之旅却差一点就要止步了。

因为,我的车尚来不及买当地保险,本想到下一站再买,下一站就是卡城,没想到刚进城就被逮到了。看来,任何事都不能有侥幸心理。

费尽周折,我终于买到了保险。我就像出笼的鸟重返蓝天!

走出落基山脉,沿1号公路向东,迎面已是苍茫草原,极像内蒙古草原的秋色,两边是枯黄的草地,中间一条笔直的大道伸向天际。车辆稀少,视野广阔,可肆意狂奔。但一整天下来,我已厌倦了这雷同的莽莽秋色。

突然看到一个大湖,让人心神一振。透过湖边油画般的深褐芦丛,但见一个个白色的脖颈。“天鹅!”我心中一喜,把车停在路边。

悄悄地走近,哇,成千上万只天鹅密密麻麻地聚集在湖边,好像在召开什么重大会议,最近岸边的排成一队,有序地入场。也许听到了声响,率先惊惶的是一

群水鸭,扑棱棱腾空而起,天鹅们则探头张望,也许想弄明白是什么人侵犯它们的家园。

在这无边无际的草原深处,天鹅们应该听惯了车声。事实上,所有的车辆都是呼啸而过,没有人停下来看一眼天鹅。这里也没有标注是什么旅游点,自然是天鹅的家园。

想必天鹅也有领导的,开始是一只,紧跟着四五只,引颈振翅掠过湖面,溅起水花一片。然后是一群,瞬间所有的天鹅群舞而起,翅声震天,无数的翅膀张开在空中,几乎遮蔽了日月,场面极为壮观。

在地图上查到此地是 Reed Lake,直译叫做芦苇湖,但我觉得应该叫做天鹅湖更确切。记得多年前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看过一个天鹅湖,湖面很小,据说夏天时也有上万只天鹅,但我只看到了三五只,应该不会是在这里度过寒冷的冬天。

这是秋天艳阳下的一场绝美邂逅,天色渐凉,不知道这芦苇湖里的天鹅是否在这里度过寒冷的冬天。

别过天鹅,从此一路过去,除了时常遇见被撞死的野生小动

物,再无别致的景色。车过温尼伯之后,地貌渐渐发生了变化,由草原变为落尽叶子的白桦树,最后化为松树与白桦间杂的森林。之后,在去往桑德贝查地图时,突然看到了一个世界瀑布城在加拿大与美国的交界处,稍作改道可以中途经过,我便离开了1号公路,而改走17号公路。

这是一段景色绝佳的路,森林茂密,虽然只有二条道供相向而行,但路况极好,因为路上几乎没有车辆。而且湖泊一个接一个,每个风光旖旎的湖泊边上散落着几幢别墅,清幽犹如世外桃源。

车到福特弗兰西斯,一个拐弯就开上了雷泥河桥,到了美国地面。美国海关人员的问题倒很有趣,问我干吗去国际瀑布城,我说去看美丽的瀑布,否则怎么叫国际瀑布城呢?同时告诉他们,看完国际瀑布城,我还要返回加拿大继续旅行。但他们告诉我,国际瀑布城没有好看的瀑布,要看瀑布应该去尼亚加拉瀑布。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暂不去美国。于是,一位胖胖的美国海关人员把“浙江1号”开回到美、加交界处,交还给我说:“祝旅途愉快!”



微信公众号“人文瑞安”,扫一扫,加关注。欢迎来稿: 941222480@qq.com

## 故事之外,岁月静好

■ 姜林娜

因公事或私事,多次去过杭州,只为遇见西湖的春夏秋冬,清晨和黄昏。

清晨的西湖是恬静的,游人不多,只有锻炼快走的老人们,或如我这般爱慕西湖拿着相机时刻攫取美丽瞬间的旅客,当然,西湖时时刻刻是美丽的。川端康成说,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那么,西湖的美还有沉淀所得,是灵魂与风景对话所得。

如果说西湖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历史名人的丰功伟绩使人震撼不已,那么西湖的“长桥不长,断桥不断”所蕴含的故事则令人唏嘘不止。

断桥的传说是《白蛇传》。许仙与白娘子雨中邂逅,同船共渡,心生爱恋,最终却只是白素贞被困雷峰塔,许仙成僧人塔外守候……这段哀伤坚守的爱情,家喻户晓。千年过去,变的是周围的事,不变的是人们对于美好情感的向往。

长桥,也有属于自己的凄凉爱情故事。宋朝时,有一女子陶师儿与书生王宣教相爱,但好事的后母从中挑拨离间横加阻挠。

眼看美好的婚姻难以成全,两人便坐船夜游西湖,至长桥下的莲花深处,双双投河自尽;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令人扼腕的凄美爱情的开始,十八相送就在长桥。“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飞久徘徊,千古传颂深深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里总有许许多多成双成对的美丽蝴蝶原因就在此吧。

在“一株杨柳一株桃”的白堤上漫步着,秀美的柳条拨弄着秋水,荡出一圈圈涟漪,向远处散开,为我们诠释出西湖全部的韵味。

迎面而来是一对满头银发的老夫妇,老先生拄着拐杖,却挺直着身板,精神矍铄,哼唱着耳熟能详的“十八相送”曲调,老婆婆手里搭着一件外套紧随其后,亦步亦趋,一样的精神矍铄。这情景似曾相识,我下意识拿起相机拍摄,老婆婆发现了,善意一笑。擦肩而过时,我脑海里跳出一幅画面,多年前,也是这样晨光微曦,头发半白的一对夫妇,老先生大踏步向前,哼唱“十八相送”,老婆婆手里搭着外套隔着一步距离,亦步亦趋,紧

随其后。这种奇妙的重逢,让我兴奋得心跳如鼓。

这对陌生的老夫妇一直留在我相机里,我不知他们姓名,不知他们曾经的职业,不知其家庭状况,但肯定的是他们会一直如此温存地相依相伴,隔着一小步距离,幸福相随。

凄美的爱情之所以流传就是因为故事本身的不圆满让人扼腕,白素贞、梁山伯祝英台才能如此长久地留在西湖,活在人们心里。她们在桥上投下一个小小的涟漪,一直荡漾到今天。今天的人们更多的是平淡如水的人生。人生,原本就是一个相守于红尘或相忘于江湖的过程,人活一世,该有多少风风雨雨和不尽如人意,岁月静好,不只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安然若素的心境。那些低到尘埃里的爱,那些飘到云端上的情,经年后,或许只剩下宽容与感动,或者是灰烬与悲凉……

但若是生活都如这对老夫妇这般轻拥沧桑,笑语流年,岁月静好,安然若素,那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我心里。

## 青青的苦竹

■ 夏海豹

在繁华而气派的“国际小商品城”义乌,我念念不忘的是这座城市不仅产生了商业奇迹,而且还诞生了一位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吴晗专攻明史,成绩卓著,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最后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冤死者。回望吴晗和他所走过的那个时代,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反思,更是一种激励。

初夏午后,一场豪雨过后,我们穿过绵绵的雨雾,从义乌市向金华方向进发。吴晗故居所在地苦竹塘村,位于义乌市西部,距城区18公里,属吴店镇。由于落雨路滑车辆又多,路由于落雨路滑车辆又多,路发现村边有一口大池塘,这就是苦竹塘。苦竹塘村以塘得名,相传古时塘内芦苇丛生(芦苇,当地人称之为苦竹),故名苦竹塘。循着几块不大但醒目的指示牌,并在热心村民指引下,我们急急地在一片杂乱无章的民房里寻到了吴晗故居。与周围一排有些破旧的老屋相比,独门独院的故居颇有气势,只是在迷蒙的细雨笼罩下显得颇为陈旧和忧郁。

这座坐落于小巷深处的故居是院落式民居建筑,一进五开间,左右厢房各一间,房前是花园。拱门上方是一块颜色斑驳的青石板,上书“吴晗同志故居”,这是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亲笔题字。我们悄然迈入故居中堂,只见吴晗油画像特别引人注目,那眼镜后的目光透出学者的睿智和敏感。“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拉开“文革”十年内乱序幕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指邓拓、吴晗和廖沫沙)冤案唯一的幸存者廖沫沙悼念战友的题词,可以说是吴晗一生的写照。

我们踏进大门时,参观故居的就寥寥我们几人,只见古老院落里随意栽种着花草树木,清雅不失肃穆。中厅除挂着几幅吴晗不同时期的画像外,再无其他东西。不过,每一间厢房都没有空着,一楼次间陈列着吴晗生前在故居使用过的书柜、床、书桌等实物;二楼陈

列着吴晗各个历史阶段的生平事迹资料以及主要著作、往来书信、手迹复制件等物品。院落中间则围成一个天井,花园占地较大,环境幽雅,角落则种着几株青竹,挺拔傲然。这时因为院内空无一人,我就悠闲自得地细细浏览。

苦竹塘,是吴晗生命的摇篮,也是他的人生原点。吴晗就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从末世秀才家中成长起来的吴晗,身上本就带着旧式文人的色彩。“学而优则仕”的旧文化传统,使得吴晗紧跟时局,经经济世。他本是一个紧跟社会发展步伐的进步知识分子,但是盲目令他失去自己清醒的判断力,直至粉身碎骨;他的耿直也成了野心家们利用的“利剑”,掀起了日后的轩然大波。他的一生都在治学与从政这两条道路间摇摆,读书入仕两彷徨,最后迷失了自己。

吴晗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文痞”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海瑞罢官》定性为“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这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批判一波接着一波,批斗形式不断“升级”,红卫兵、造反派轮番上阵,把吴晗绑在烈日下的枯树下,用皮鞭抽他,还揪他的头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残酷批斗和迫害,最后,满身伤痕累累的吴晗不得已已在狱中自杀,落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地步。正如刘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7月,也就是吴晗去世10年后,其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可以说,吴晗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更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

细雨霏霏,黄昏的暮霭渐渐地漫过这个古老的小村落。面对门可罗雀、陈旧昏暗的吴晗故居,我觉得如水的时光正在冲洗着一切历史的痕迹,在“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的今天,这里似乎成了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但历史是公正的,吴晗那刚正不阿的性格,仿佛苍翠欲滴、秀直挺拔的苦竹,已成了故乡苦竹塘最好的注解。

